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正續

四

續

道炎三十卷
南漢伍氏開
雕

弁言

自正學不明世之學者竄句游心於諸子百家之中獵取新奇以爲詞章之助其於傳道之源流立身之本末概弗深考閒有沈潛好古之士又往往爲箋疏訓詁之學紛紜同異而不得其歸莫適於用宋儒出而廓清之爲之別是非辨純雜而正學始昌論者遂謂孔孟而後至有宋直接其傳而他無聞豈自漢迄唐綿歷千載名儒碩學相繼迭出其閒獨無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足以衍孔孟之傳開程朱之統者哉蓋嘗思之道猶路也學猶涉水問津之人也水於天下無所不有人所得見者曾不當百分之一二卽或披輿地圖繙水經注得其從出與所經由歸宿之

處曰吾已盡知天下之水識者且羣起而笑之人之於學也亦然專固之家識支流之一二者也泛濫博聞之士披圖挾策而自謂窮盡天下之水者也自非親履而目擊之烏識天地之大全乎夫所謂正學者非徒以其學而已必將合其生平而斷之歐陽子所謂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三者備而後可以肩斯道之任執是而求之漢以後之儒寥寥無幾然亦未嘗絕也聖言不遠大道自在人心以古人之書退而求之吾心之理如月之印川無少欠缺但令坐而言之卽起而見之行事安見正學之眞難續哉粵東交甫陳先生博極羣書旁搜遠紹因品藻自漢迄唐之人物擇其學有本源行與道符者凡若而人旣約錄

其事蹟復申以論斷名之曰正學續凡欲以破拘儒之論維大道之傳使不至於以僞而亂正復不至於有體而無用觀其取舍進退閒厥識卓矣厥功偉矣世之學者得是書而反覆尋究之以之立身行己必有法度一旦立朝廷之上必能尊主庇民興禮定樂爲國家致太平所謂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者皆於是乎在顧余謂五經四書正學之源也如集中所載皆分聖人之一支一派而不詭於正者也至宋儒則又由委溯源以探其歸宿者也其授受師承與夫性情事業各不相同而揆以正學之旨則軌轍自合得其旨則支分條析皆可以悟天一生水之大原苟拘其成迹而不能相通則亦輿地圖水經注而已矣於心

目閒何有然則先生是書乃正學之津梁特不可爲未忘
筌蹄者道也余不及見先生相從質問幸先生之嗣君瀚
爲余門下士因得盡覽其書而爲敘其崖畧如此至於先
生以第一領鄉薦有不愧科名之目今令嗣亦如之正學
一燈幾絕復續天欲昌其書於世先自其家始嗚呼夫豈
偶然遇合哉時康熙戊戌夏五年家眷弟海寧陳世倌題
於燕山旅舍

正學續序

自道生天地萬物聖人起而修明之要使之歸於正而已
矣是道也上以是感下以是應三綱明而九法立政教一
而風俗淳三代盛時不患其不正也迨其後諸侯大夫出
而亂之夫子本六經以教天下垂萬世至孟子而其變更
深其懼滋甚故曰息邪說正人心楊墨之害比於洪水猛
獸是天地閒不可一日無正道尤不可一日無正學正學
者所以衛正道也伊川先生之論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
行孟氏沒聖人之學不傳蓋舉其大而言之天地之氣化
剝極而後復蘊蓄閉塞至於久久以成濂洛關閩之盛耳
不善會者遂疑自漢迄唐聖人之道幾於熄滅學聖人之

學者幾於絕響將千百餘年之間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是乾坤何等時哉而要無是理也嶺南陳子褒輯漢唐諸儒得二十有七人或以著述稱或以功業傳迹雖不同而同歸於經學遂名之曰正學續其列傳之文則約取司馬子長班孟堅范蔚宗并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存其精純去其駁雜而終以己之論斷發前人所未發理足而氣自隨曾南豐朱考亭論事說理之文不是過矣余往在京師卽聞先生之名知其潛心積學者已久後履任新寧造先生之廬訪以政務凡所以教者皆諳合時宜切中流弊誠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乎又手此編以示余余愧不敏自承乏下吏

案牘之勞日不暇給不能時時親炙先生飫其清誨雖讀其書豈能盡獲其旨雖然先生以第一人舉於鄉令嗣又爲解首修之於家獻之於廷先生之學將大行於時先生之文雖懸之令甲可也豈俟余一人之言哉時康熙歲在壬寅孟秋曲阿年家弟姜朝俊頓首拜撰

正學續後敘

自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千有餘年宋諸儒起而傳註
出闡明道妙百家皆廢盛矣哉暴秦烟銷詩書灰燼天不
欲亡大道使漢初諸儒旣壽且康口以授之竹以紀之六
經亡而復存周禮一書有周一代典章於是乎在向無河
閒女子則幾乎斬矣千載下雖有周程天授張朱博聞其
孰從而考之故余謂漢唐諸君子相師相授使經學不至
於亡皆大有功於刪述者也况諸君子中有矯矯不羣若
照乘之珠光輝前後可法可傳若而人者稽其品忠信廉
潔足以治心履方蹈矩足以善行明達治亂足以從政曉
暢軍務足以定亂惠愛周流足以子民守正不阿足以自

立而有時采西山之薇以明節不事王侯以明高不長君
惡以免戾類能以其所學見諸躬行措諸事業後之儒者
講習雖勤弗適於用遠不逮也世乃以訓詁不密少之豈
誠知人善論世哉左史公穀漢廷尊之爲經人習其書故
得崇祀廟廷其實非經也傳也漢書諸儒之治經作爲傳
註其亦有可比擬者乎今讀毛公大小序十五國之治亂
有周一代之廢興瞭如指掌非毛公而詩亡矣厥後匡之
說詩能解人頤其精思縹論必有以過人者而今竟無之
他如后蒼戴慶之說禮田何施孟之說易伏生歐陽之說
書胡毋生董子之說春秋鄭康成之箋註諸經豈盡拘牽
文義而絕不一存何也有明集諸儒之說爲四書五經之

全善矣究其所集皆宋人緒論漢唐諸大儒以其實踐垂諸簡策則絕無之何阿其所好至是與先生穎悟天生髫年卽志道德導以捷徑不由啖以利祿不顧自樂其樂無求於世登庚午榜首幾四十年無有識其面者懼白沙之道之將傾也集語錄一通以詔來學閉戶著書爲詩文辭盈几累牘不事浮華歸於大雅足以明道而止不遑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續者何續孔孟也曷喪焉是書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面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先生有功於諸儒亦卽有功於刪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

見一斑豈不偉哉第不知漢唐諸儒先之說尙有存否願
先生廣其搜羅拔其精粹爲五經大全補一書以塞有明
之缺憾俾後生小子卒業焉庶幾其不蔽於近乎丙午初
冬官涪門人周陳鼇謹識

正學續敘

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離道則麗於人人亦不能離道而聖人之道惺惺不行於後世者非聖人之道之不可行也氣運有盛衰教化有醇雜自古禮廢古樂壞井田封建之制失而黨庠術序尙賢絀惡之具循名失實雖有賢君哲相希蹤往古亦祇因時度勢潤色典故終不能改絃易轍而更新之夫仁義道德之行於天下優游漸漬非如申商桑孔可按期取效也出之者非忠信誠篤以身設教縱有良法豈能淪浹人心而執古道以施當今格格然如園鑿方柄之不相入不得不就於因循苟且之爲而儒生咕嚕所謂窮經

致用者皆塵羹土飯紙上之空言而已矣挾書律除漢儒
掇拾舊聞修補章句行事得失輒援經義以相證其時弊
在各執一說而不能相通自當塗典午以至五代李唐厭
註疏之繁雜務觀大意而浸淫於佛老波蕩於詞章其時
弊在學尙圓通而莫知所守宋儒之譏所自來也夫聖人
之道天道也治本也時有隆污三綱五常之理未嘗一日
不在天下見淺見深識大識小莫不有聖人之道行乎其
閒但毋索之渺茫毋失之膠固毋支離煩瑣分門別戶以
自生淆亂雖質有敏鈍性有剛柔出其所學皆足以匡主
庇民正人心而厚風俗而豈其迂也余少時常閱宋明儒
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爲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